

· 记者手记 ·

见证一场特殊的相逢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才丰 刘梦晓

从今年3月末至今,我们见证并记录了一场特别的相逢——马来西亚华裔傅后特在我和海南傅氏宗亲的协助下寻亲成功,并带着一家人首次踏上祖籍故土,与文昌德清村的亲人相见,让中断多年的联络自此接续。

历时五个多月,我们见证这个家庭一步步圆梦,内心无比激动。采访中,傅后特一家毫无保留地向我们讲述爷爷下南洋的故事,也拿出家庭合照及爷爷留下的族谱、信件,和我们分享此次回乡的感受。这种被信任的感觉,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幸福。

借助傅家人的讲述,我们得以窥见傅后特的爷爷傅佑宁下南洋之后的谋生岁月:学做面包,挑担下乡叫卖;之后当过厨师,再后来经营一个小档口,售卖咖啡与面包;妻子早逝,是他独自一人,把九个孩子拉扯大。

这些字落在纸上很轻,可落在一个人的一生上,就是几十年的起早摸黑、栉风沐雨。这样的坚韧品性,让我们动容。

几个月来,我们与傅后特、海南傅氏宗亲联谊会副会长傅啟富保持着联系。傅后特一直在加深对海南人文历史的了解,这份用心让我们感佩。傅啟富的热情同样令我们难忘——只要询问与海南傅氏相关的信息,他总是立刻回复。

这趟海南之行,傅后特一路细心记录所见所感。爷爷的旧居、傅氏宗祠、文昌文南老街、海口骑楼老街、海南省博物馆,一一被收入镜头。

在德清村的团圆饭桌上,海南传统食物“麓”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告诉我们,在马来西亚不少传统海南人的家庭里,每逢过年过节,餐桌上总少不了“麓”。同一种食物,在相隔千里的两地流传,这种奇妙的食物连接是“传承”的具象化。

当故乡不再只是一个遥远的地名,而有了具体的人、具体的景、具体的味道,血脉的牵绊,就变得愈发真切。

采访接近尾声,傅后特说出心中的疑惑:不过是一个寻常家庭的寻亲故事,值得被记录下来吗?

或许,下南洋这段历史之所以耐人寻味,恰恰是因为无数普通人跌宕流转的命运彼此交织,赋予了宏大历史鲜活的细节和暖心的温度。



扫码看视频
《因傅之名》

在德清村,傅后特与亲人们聚餐、交谈,互相加了微信好友。“即使隔着几代人,相见的时候,依旧会有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感。”傅后特说。他还见到了许多同村的宗亲:“他们都是第一次见面,当名字报出来,彼此之间仿佛就多了一条看不见的线,把大家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的名字里,藏着共同的来处。”

四本沉甸甸的族谱,是傅后特在德清村收到的礼物。傅后飞叮嘱他:“回马来西亚后,要把家族成员的名字列好发给我,再修谱时把名字补上。”

其实,傅后特家也珍藏着一份手抄族谱。那是一本薄薄的笔记本,封面写着“谱庚”二字,纸页虽已泛黄,大部分字迹却依旧清晰,上面记录着傅氏先祖的信息和支派。

据傅佑宁的大儿子、傅后特的大伯傅啟茂回忆,这本族谱为傅佑宁手抄,写了二十多页,但究竟写于何时、内容出自哪里,家中人也难以追溯。“父亲把他和他大哥傅佑安的名字写上了,也写了我们兄弟姐妹的名字和生辰。他离世前把这本族谱交给我,让我好好保存。”

两份族谱,一厚一薄,一新一旧,记录着傅氏的迁徙之路、发展之路和世系脉络。

这次寻亲对傅后特来说,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在文昌时,傅后特还去了文南老街:“我以为自己回到了马来西亚。”老街骑楼连绵,建筑风格中西合璧。那些下南洋的“过番客”在海外赚了钱,带回来的不只是财富,还有在南洋吸收的知识与建筑样式。

“不仅是文昌,海口也和我想象中的大不一样。”傅后特说。在海口的两天时间里,他和家人游览了海口骑楼老街,参观了海南省博物馆。让他意外的,不只是那些老建筑,还有这座城市的崭新气象——高楼林立,道路宽阔,处处是发展的节拍。

在他看来,海南的发展十分迅速。尤其是自贸港建设以来,海南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与马来西亚的往来也愈发频繁——越来越多人在两片土地之间往返,做生意、探亲、旅游。

“走动多了,心理上的距离也就更近了。”傅后特说,自贸港的开放政策,让他感到海南与东南亚之间,从未如此贴近。

他回来了,循着一封1991年的家书,穿过风浪与光阴,抵达故乡,认了家门。他要走了,却有了根,这里是归途的开端,也是下一次重逢的起点。



傅后特一家在傅氏渡琼始祖文忠宗祠前合影。
受访者供图

傅后正家门前的大树下,生长着一片油绿的苔藓。它们贴着树根与泥土相接的缝隙,一年年地铺展,仿佛要把等待一丝一丝融入绿意里。

蚂蚁在苔毯上打转,一圈、两圈……无论转了几圈,总会找到来时的路。

9月1日,在海口休整两日后,傅后特一家踏上前往文昌的归途。车子驶进德清村时,傅后特却突然无法平静。

“紧张,有点难以言表,原来这就是近乡情怯。”他说,“当车子往村内开时,我就开始想象,以前爷爷居住的地方是什么样的?”

很快,一切就出现在了眼前。

尽管墙面已经斑驳,但屋子仍有着浓郁的琼北民居风格:房屋中间是客厅,两侧各有一间卧房。穿过客厅向远处望去,民居前后对齐、高低有序。如果把一行堂屋的门打开,便可从头看到尾。

族里人告诉傅后特,每逢过年,从最后一间向前望,可以看到每一间都有人在吃团圆饭。“想想就觉得很温馨。”傅后特感慨。

更让他动容的,是走进傅氏祠堂的那一刻。面对列祖列宗,他俯身、叩首、上香:“看到这么多列祖列宗的牌位,似乎更能理解宗族的意义,感觉我不再是一个漂泊在外的人,终于有庞大的家族作为依靠。”

为了寻亲,傅后特做了不少功课。出发前,他花费时间研究德清村,了解傅氏渡琼始祖傅文忠公,也谈了一些关于“过番客”的书籍,想弄明白更多下南洋的历史。他的爷爷傅佑宁正是在20世纪30年代离开文昌,漂洋过海,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

爷爷当年离开的缘由,是战乱,是饥荒,还是别的什么?他已无从知晓。

之前傅后特想知道答案,而今来到爷爷出生的地方,寻到了根,他也不再执着于答案。“是否有答案已经不再重要,我爷爷生前没有回过故土,我父亲生前也曾念叨要回来看看,今天我们终于回到了这里,这本身就很有意义。”

一个方向
那是回家的路

8月29日,对傅后正和妻子翁秀明来说,是既开心又紧张的一天。他们远在马来西亚,素未谋面的亲人,要回海南了。

两千多公里外,新加坡樟宜机场,傅后特一家整装待发。候机的间隙,傅后特举起手机当起摄影师,大女儿傅若轩则化身“小记者”,为这趟海南之行留下第一份视频记录。“三四个月前,爸爸就提起,要趁着假期带我们回海南寻亲。要不是有这次机会,我大概一辈子也不会知道,自己原来是个有祠堂可以拜的人。”傅若轩说。

而在德清村,出发去机场前,傅后正和翁秀明早就准备好了从自家树上摘下的椰子,又带上一串本地芭蕉作为接机的礼物。“让家人喝一点家乡的椰子水。”傅后正说。

距离航班抵达还有2个小时,傅后正和翁秀明出门接机。途中,记者得以更清晰了解傅后正一家的往事。

“爷爷傅佑安和二叔公傅佑宁当年一起下了南洋。爸爸1952年从南洋回来后生了姐姐和我,可没过多久爸爸便离世了,家里的担子全落在妈妈一人肩上,是她把姐姐和我拉扯大。奶奶在我出生前就已去世,爷爷后来也在南洋去世了。”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傅后正,对与二叔公的通信仍有记忆,但因为父亲去世时他只有三岁,对父亲的相关经历已经无从知晓。

他说,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每逢过年,远在马来西亚的二叔公总会寄来一封信。这份来自千里之外的牵挂,让收到信的傅后正很开心。

“依”在海南话中是“宝贝”的意思,是家里长辈对自己疼爱的孩子的昵称。傅后正在写给二叔公的信里自称“依”,可见关系多么亲密。

“是,二叔公很疼我们,他在外打拼不容易,信中一般附有钱款,让我用来补贴家用。”回忆起这段岁月,傅后正颇为动容。

15时许,傅后正、翁秀明和记者一起在机场等候。傅后特发来消息:飞机已落地,正在等行李。

等啊等,望啊望,不断有旅客走出到达出口……

傅后正拿起手机,一遍遍细看傅后特发来的家庭合照,生怕错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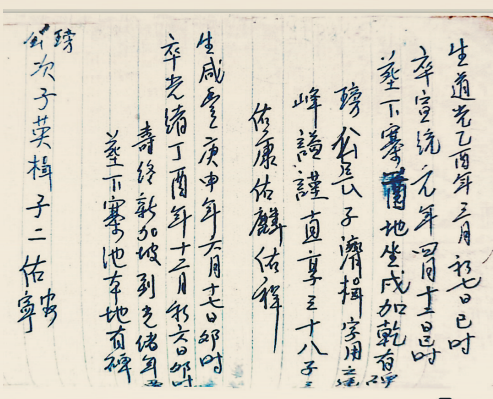
16时27分,傅后特一家6口的身影出现在到达出口。终于见面了!热情的拥抱、红了的眼眶、抑制不住的笑容,在那一刻交织在一起。翁秀明激动得眼眶湿润。

“见面前我有些忐忑,毕竟素未谋面。但一见面,看到后正堂哥的样子和身材,把我的父辈非常相似。大家拥抱寒暄,我也感受到了后正堂哥的喜悦。那种血脉上的连接似乎不需要通过过多语言传达。”傅后特说。

这一刻的团聚,他们等了太久。



傅后正和妻子翁秀明准备椰子作为接机礼物。



傅佑宁手抄的族谱,一直被家里人珍藏。
受访者供图



马来西亚家中,傅氏家族为傅佑宁(中)庆祝生日。
受访者供图



8月29日,马来西亚华裔傅后特(左)与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等候的堂兄傅后正紧紧相拥。

记者没有放弃,又发去短信,“对方是报社记者,或许可以先交流试试。”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傅后特说。

就这样,傅后特与记者建立了联系。

在傅后特告知祖父和父亲的姓名,并提供了那封信的图片后,记者随即联系了海南傅氏宗亲联谊会副会长傅啟富。

彼时已是4月3日23时许,海南傅氏宗亲微信群里却十分热闹。傅啟富在群里发布傅后特寻亲的消息后,群内宗亲陆续响应,提供线索。同时,他也拿出傅氏族谱,查到这样一页,上面写着:傅英—佑宁—啟茂,傅英—佑安—啟序—后正。

后正!这不正是1991年信件上的名字吗?看来离答案不远了,记者立刻将这一信息告知傅后特。

“啟茂是我大伯!”傅后特激动地回复道,“信息对得上。”

时间接近4日凌晨,傅氏宗亲微信群里的消息再次传来:德清村村干部傅后飞提供了更多线索。

4月4日14时许,傅啟富发来傅后正的联系方方式,记者第一时间转给了傅后特。

“拿到联系方式后,我立马联系后正堂哥,加微信,把那封信的图片发了过去。”傅后特说。

微信的另一头,正在文昌德清村的傅后正给出了确定信息——这正是他当年写给二叔公傅佑宁和叔叔傅啟茂的信。

亲人!是亲人!一场团聚,拉开序幕。

“整个寻亲的过程充满戏剧性,像拍电影一样发生在我身上。”8月29日16时许,傅后特与家人抵达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见到已等待多时的堂兄傅后正及堂嫂翁秀明。情绪平复后,傅后特这样感叹。

时针拨回今年3月末,远在马来西亚的傅后特与家人相聚于麻坡县,给爷爷傅佑宁扫墓。祭扫之余,傅后特和家人聊起了祖籍,止不住好奇:爷爷的故土是什么样的?那里还有亲人吗?

“大伯拿出了一封1991年的旧信。”信在傅后特手上,很轻,已有了岁月的痕迹。信封上可见寄信地址:中国海南省文昌县文城镇德清村。

“我想找找这个地方。”回到居住的马来西亚新山市后,傅后特开始上网搜寻海南傅氏和德清村的资料。

检索中,傅后特看到一条海南日报的报道《族谱里的精神密码》。报道介绍了海南傅氏的历史,以及宗亲们重修族谱并将其捐赠给海南省档案馆的故事。

“我爷爷是佑字辈,当年来自德清村,我爸爸是啟字辈。我想完成他们的愿望,去一趟德清村看看,也想把名字纳入族谱。”傅后特在转载了《族谱里的精神密码》一文的海南省档案局微信公众号上,留了简短的信息和联系方式,“我并没有抱太大希望,只是试试看。”

几天后,4月3日下午,傅后特的电话响了。来电的,正是撰写报道的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王才丰。看到陌生来电,又是海外号码,傅后特犹豫了,没有接。

一封旧信
让失联的亲人找到彼此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才丰 刘梦晓

跨越百年的相拥

马来西亚华裔在海南日报帮助下开启赴琼寻根之旅

“敬爱的公公婆婆,亲爱的叔父叔母:

您们好。前年收到大人寄的信和钱。依和全家非常高兴。感谢大人和叔父对依全家的关怀。依祝大人全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生意兴隆、心情快乐,并祝大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这是1991年11月18日,文昌县(今文昌市)德清村村民傅后正给远在马来西亚柔佛州麻坡县的二叔公傅佑宁和叔叔傅啟茂寄去的家书开头部分。

“第一次踏上祖辈生活过的土地,没想到会遇到这么多原本素未谋面,却让我感到如此亲切的人……这里让我们知道自己从哪来,而人与人之间的相遇,才让我们真正感受到,那份跨越时间、地域与世代的联系。”

——这是2026年9月2日,马来西亚华裔、傅后正的堂弟傅后特分享在社交媒体上的一段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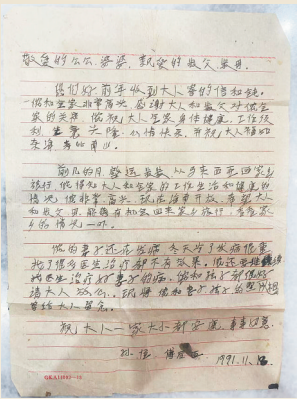
一纸家书,一段归途——

1991年,那封从海南文昌寄出、漂洋过海抵达马来西亚柔佛州麻坡县的信件,被下南洋的傅家先辈小心珍藏。35年后,按照这封信的指引,傅佑宁的孙子傅后特从马来西亚跨越两千多公里回到文昌,与亲人相聚。

他们未曾谋面,却因一纸家书相认团圆,实现了三代人跨越近百年的回乡心愿。



人的书信信封。受访者供图
傅后正写给马来西亚亲



傅后正1991年写给远在马来西亚的二叔公傅佑宁和叔叔傅啟茂的信。
受访者供图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宋国强 摄